

Дорогой челове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2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二卷

群魔（下）

陈 粦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冯昭筠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

- 第一章 游乐会·第一部分 (569)
- 第二章 游乐会的结束 (606)
- 第三章 一段情史的了结 (641)
- 第四章 最后的决定 (669)
- 第五章 天涯归客 (698)
- 第六章 千辛万苦的一夜 (737)
- 第七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最后一
次漂泊 (776)
- 第八章 结局 (822)

附录 原第二部第九章 谒见吉洪 (836)

题解 / 冯昭玕 朱逸森 (877)

第三部

第一章 游乐会·第一部分

—

尽管头一天“什皮古林事件日”引起了许多疑虑，游乐会还是如期举行了。我想，即使伦布克在那天夜里溘然长逝，那么第二天游乐会仍然会举行的，因为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赋予它一种特殊的重大意义。唉，她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处于目眩神迷的状态之中，不了解公众的情绪。到最后谁也不相信，这盛大的节日能顺利过去而不发生重大事故，不导致“曲终人散”的悲凉结局，像有的人幸灾乐祸地预言的那样。许多人确实想板起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面孔，但一般说来任何轰动社会的丑闻都会使俄罗斯人手舞足蹈，无比开心。诚然，除了渴望丑闻之外，我们还有更严重得多的事情，那就是：普遍的愤懑，无法消弭的怨恨；好像大家对一切都已厌烦之极。到处弥漫着一种糊里糊涂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一种勉强的、仿佛是十分使劲表现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只有女士们依然头脑清醒，但也只有在一点上，那就是对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刻骨仇

恨。在这方面各派妇女都是一致的。而可怜的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还蒙在鼓里；直到大难临头之前，她仍深信，她受人“爱戴”，大家仍“狂热地忠诚”于她。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这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人。在动乱时代^①和转折时期到处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小人。我不是讲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这些人总是抢在众人的前头（这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而且虽然他们的目标往往是十分愚蠢的，但多少总是明确的。不，我讲的只是那些败类。在任何转变时期，每一个社会里，都会沉渣泛起，这些人不仅没有任何目标，而且没有丝毫思想的征象，只不过竭力以自己的行径表现不安与烦躁而已。同时，这些败类，不自觉地，总是听从那一小撮有目的地行动的“进步分子”的指挥，而这一小撮人如果不是白痴的话（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就可以任意左右这些社会垃圾。现在，当一切都已成为往事之后，我们这里常有人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受国际^②操纵，他又操纵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而她又根据他的指令，调动各种败类。我们这里一些最有威望的聪明人现在也暗自纳闷，为什么他们当时竟突然疏忽了这一点？我们这个动乱时代的内涵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知道，——也许旁观者清，只有几个外来的客人知道。然而最卑劣的小人这时突然占了上风，开始大声批评一切神圣的事物，虽然在此以前他们连嘴都不敢开的，而上等人，在此以前一直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政论作品中不止一次使用“动乱时代”（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这个词来表示农奴制改革以后的时代。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也把社会革新和激荡的时期称为“动乱时代”。——俄编注

② 指第一国际。

安然居于优越地位的上等人，却忽然开始听他们说话，自己则一声不吭；有的人甚至恬不知耻地取悦他们。一些莫名其妙的利亚姆申们，捷利亚特尼科夫们，地主坚捷特尼科夫^①们，自比于拉季谢夫^②的乳臭小子们，凄惨地傲慢地微笑着的小犹太佬们，爱哈哈大笑的外来游客们，来自京城的有政治倾向的诗人们，没有政治倾向和才能却穿着农民衣服和擦焦油皮靴的诗人们，讥诮自己的军衔分文不值、为多挣一个卢布不惜摘下佩剑偷偷去铁路上当文书的少校和上校们，改行做律师的将军们，财运亨通的经纪人和生意兴隆的商人们，无数的神学校学生，本身构成妇女问题的妇女们，——这一切突然在我们社会里占了上风，他们压倒了谁呢？压倒了贵族俱乐部。受尊敬的高官们，装着假腿的将军们，我们那些冷若冰霜高不可攀的女士们。如果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她儿子的惨剧发生之前，几乎是所有这些败类的走卒，那么我们的其他弥涅尔瓦^③们的一时糊涂也是情有可原了。现在，如我已说过的，大家都把一切归罪于国际。这个想法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对闻讯而来的外地人也是这样说的。不久以前，咨议官库布里科夫，一位挂着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的六十二岁老人，没有受到传呼就自动到来，深有体会地宣称三个月以来他无疑处于国际的影响之下。由于他年高德劭，人们恭敬地请他说得更明确点，虽然除了

-
- ① 坚捷特尼科夫，果戈理《死魂灵》第2卷中的人物，年轻的开明地主，自由主义者，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逐渐麻木不仁，成了游手好闲的懒汉。
 - ② 亚·尼·拉季谢夫（1749—1802），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不断受到迫害，最后服毒自杀。
 - ③ 或译密纳发，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和庇护手艺的女神，罗马的统帅们都把战利品献给她的神庙。她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此处指聪明泼辣的女人。

“所有感官都感觉到”之外，他提不出任何证据，但他仍坚持己见，因此再也不讯问他了。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城里还有一小部分谨慎的人，最初他们置身事外，甚至锁门不出。但是什么锁能抵挡得住自然规律呢？在最谨慎小心的家庭里总会有闺女，她们也是一定要跳舞的。因此所有这些谨慎小心的人最终也都签名认捐了。人们预期，这次舞会将十分豪华盛大，非同一般；人们谈论着种种奇迹；流传着关于外来的拿长柄眼镜的公爵们和十个干事的消息，这十个干事都是年轻的未婚青年，左肩上佩着花结；还有从彼得堡来的什么运动领导人；还传闻，卡尔马济诺夫为了增加捐款，同意穿着我们省家庭女教师的服装朗诵“Merci”，还要跳“文学卡德里尔舞”，所有人都化装，每一种服装代表一个文学流派。最后还有人化装成“正直的俄罗斯思想”翩翩起舞，——这本身就是一大新闻。怎么能不签名认捐呢？大家都签了名。

二

根据计划游乐会的节目分成两个部分：文学朗诵会^①，从

① 自从文学基金会建立（1859）以来，在彼得堡举办有文学名流参加的朗诵会为基金会筹款，已成为常事。在会上不止一次朗诵过的有屠格涅夫、伊·亚·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费·皮谢姆斯基、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塔·格·谢甫琴科、阿·尼·迈可夫、雅·彼·波隆斯基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写文学朗诵会时利用了他本人参加的一次文学朗诵会（1862年3月2日）上的气氛和若干细节。——俄编注

中午到四点钟，然后是舞会，从九点钟开始，通宵达旦。但是在这一安排之中隐藏着混乱的萌芽。首先，从一开始公众中就盛传关于便宴的消息，便宴在文学朗诵会之后立即举行，或者甚至在朗诵会中想特意安排一次休息——便宴当然是免费的，包括在节目之中，还有香槟酒。游乐会票子的高昂价格（三个卢布）让人们对这一传闻深信不疑。“要不然，我怎么会白白地认捐？游乐会预定开一昼夜，那就得给人吃饭。人家会饿的。”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议论的。我应当承认，由于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本人轻率，也使这一致命的消息更加根深蒂固，广泛流传。一个月以前，这一伟大设想出现之初，在它的魅力之下，她逢人便说她的游乐会，甚至把游乐会上将致祝酒辞的消息送到京都的一家报社去。主要是，当时这些祝酒辞使她神往，她想自己致辞，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一直在撰写。这些祝酒辞应当阐明我们的主要目标（什么目标？我敢打赌，可怜的人儿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写成），以通讯的形式登载在两京的报纸上，使最高当局为之感动，为之倾倒，然后传遍各省，引起惊讶和仿效。但是要致祝酒辞就得有香槟酒，而由于香槟酒不能空腹喝，因此不言而喻，必须有便宴。后来在她的努力下成立了委员会，开始认真地着手工作，委员们很快就向她清楚地证明，如果她想举行宴会的话，那么即使收到的捐款十分丰厚，能给女家庭教师的也所剩无几了。这样，问题有两种解决的办法：或者举行伯沙撒^①式的盛宴，致祝酒辞，留给女家庭教师大约九十个卢布；或者举行游乐会只不过做个门面，却

① 伯沙撒（？—约前539），迦勒底王。据《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5章，第2~3节）传说，他的宴会十分奢华，客人饮酒用金杯，是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神殿中掳掠来的。

留下数目可观的捐款。不过委员会只是想吓唬一下而已，他们当然已经想出第三种折中的明智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举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颇像样的游乐会，只是没有香槟酒，这样可以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比九十卢布多得多。但是，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不同意；她的性格蔑视小家子气的折中办法。她当场决定，如果最初的想法不能实现，那就立即断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筹集一大笔捐款，使其他各省妒羨不已。“公众应当明白，”她在委员会上的慷慨激昂的发言中最后说，“达到全人类共同的目标，比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不知要崇高多少，举行游乐会只是为了宣扬伟大的思想，因此，如果这个讨厌的舞会的确不可或缺，那么应当满足于最节约的德国式的小型舞会，只是作为象征而已！”——她忽然对舞会深恶痛绝起来。但是委员们终于使她安静下来。比如说，就在那个时候，想出了“文学卡德里尔舞”和其他高雅的节目，用以替代口腹的享受。也在那个时候卡尔马济诺夫终于同意朗诵“Merci”（在此以前他一直吞吞吐吐地叫人干着急），这就把我们垂涎欲滴的公众头脑中吃的念头一扫而光了。这样，舞会又成了最辉煌的盛事，虽然性质已有所不同，为了不至于完全脱离现实，决定在舞会开始前可以供应茶加柠檬和小圆饼干，然后是杏仁酪和柠檬水，最后甚至可以供应冰淇淋，但只有这些。为了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饥饿、而主要是感到口渴的人们，可以在一排房间的尽头开辟一个专门的小吃部，由普罗霍雷奇（俱乐部的大厨师）经管，——不过要在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之下，——可以供应任何东西，但要专门付钱，为此在大厅的门口特意贴一张公告，说明小吃部不在节目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天早上又决定不开辟小吃部，以免妨碍朗诵，虽然预定开设小吃部的地方，距离卡尔马济诺夫同意在其中朗诵“Merci”的正厅，隔

了五个房间。有趣的是，对这件事，即朗诵“Merci”，委员会里的人，甚至最务实的人，似乎都赋予过于重大的意义。至于那些富于诗情的人，比如说贵族长夫人，则郑重其事地告诉卡尔马济诺夫，在朗诵以后她将吩咐立即在她正厅的墙上嵌上一块大理石，上面用金字镂刻着：某年某月某日，伟大的俄罗斯和欧洲作家，在搁笔之际，在此地朗诵“Merci”。这样，首次与以我市各界人士为代表的俄国读者大众告别，这一题词所有参加舞会的人都将看到。也就是说，在朗诵“Merci”之后仅过五个小时就将出现在墙上。我确切知道，卡尔马济诺夫主要要求，小吃部在白天他朗诵时不要开，无论如何不要开。虽然委员会中有人说，这不完全符合我们的习俗。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而城中仍继续相信会有伯沙撒式的盛宴，即由委员会供给饮料和小吃；一直到最后一小时人们仍坚信不疑。甚至姑娘们也梦想吃到许许多多糖果和蜜饯，还有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美食。大家知道，募集的款项数目极大，全城都挤满了人，许多人从各县赶来，票子争购一空。大家还知道，除了额定的票价之外，还有许多巨额捐款：比如说，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买了一张票付了三百卢布，而且献出她花房中的所有花卉用于装饰大厅。贵族长夫人（委员会委员）提供她的邸宅和照明；俱乐部提供音乐和仆役，而且让普罗霍雷奇为游乐会工作一整天。还有其他一些捐赠，虽说数目不那么大，总数却很可观，因此甚至有过把票价从原来的三卢布减为两卢布的想法。委员会最初的确担心小姐们买不起三卢布一张的票，建议出售家庭票，就是说，每个家庭只要付一位小姐的票款，其余属于这一家的小姐，哪怕有十个之多，都可以免费入场。但是所有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恰好相反，小姐们全都来了。甚至最贫困的官员也带来了自己的闺女，十分清楚，要

是他们没有闺女，他们自己根本不会想到要认购票子的。一个地位最卑微的秘书带来了他所有的七个女儿，不言而喻，他的妻子和另一个侄女还不算在内，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张三卢布的入场券。可以想象，城里发生了一场多么激烈的革命！就以这一件事为例吧：由于游乐会分成两个部分，因此女士们的服装每人必须有两套：白天朗诵会上穿的一套和晚上舞会上穿的一套。中等阶级中的许多人——后来我们知道——为了这一天把家中所有的东西都当掉了，甚至家用的桌毯、餐巾、床上用品，几乎连床垫都当给了我们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好像故意似的这两年来了许多，在我们城里定居下来，而且越往后来得越多。几乎所有官员都提前支取薪金，有的地主卖掉了不可缺少的牲畜，只是为了把自己的千金打扮得像侯爵小姐似的，不比谁家的逊色。这一次衣着的华丽在我们这个地方是空前的。在游乐会前两个星期城里到处是家庭趣闻，这些故事立即由我们那些爱嘲笑的轻薄儿传到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官邸里。还留传着一些表现家庭轶事的漫画，我亲眼在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纪念册上看到过几张这类的图画。这一切很快就为这些趣闻轶事的当事人知道了；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家庭里最近这么憎恨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原因。现在大家都在骂，回忆起那段往事，不禁咬牙切齿。但是当时就看得出来，如果委员会有什么事使大家不满意，如果舞会上出了什么纰漏，引起的怒火将是空前的。因此所有的人在心里都在等待着出乱子；如果大家都在等待，乱子怎么会不出现呢？

正午，乐队奏起了音乐。作为干事之一，即作为十二个“佩带花结的年轻人”之一，我亲眼目睹这可耻的一天是怎样开始的。一开始是入口处异常拥挤。从警察局开始，第一步就疏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是在责怪真正的公众：这些家

庭中的父亲不仅自己没有拥挤，也没有去挤压别人，虽然他们是有官阶的人；但是恰好相反，据说他们在街上时就感到忐忑不安了，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城里不常见的拥挤的人群，这些人围住大门，不是依次进去，而是争先恐后地往前猛冲。此时车辆不断地到来，终于堵塞了街道。现在，当我写这本记事录时，我有确凿的证据说，有些我们城里最下贱的败类，是由利亚姆申和利普京，也许还有个别像我这样的干事，把他们带进去的，他们没有门票。不管怎么说，出现了一些完全不明身份的人，他们来自邻近各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这些野蛮人一进大厅，就异口同声地（好像是受人教唆似的）询问，小吃部在哪里，当他得知没有小吃部时，就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起来，这在我们这里是很少见的。不错，他们中有的人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酒。有几个人像野人似的，瞧着贵族长夫人华丽的大厅惊呆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厅堂，因此他们进得门来，一时间都不做声了，张大嘴巴，东张西望。这座宏大的正厅，虽然已是一座古旧的建筑，但的确十分豪华：它宏伟轩敞，有上下两排窗户，天花板按古时的风格加以彩绘，饰成金色，厅内有上敞廊，窗户间的墙壁上嵌着镜子，挂着红白相间的帷幔，有大理石雕像（不管怎么说总是雕像），古老的、沉重的、拿破仑时代的家具，白色饰金，蒙以红色的天鹅绒。在我描写的时刻，大厅的一头为将要朗诵的文学家搭了一个高高的平台，整个大厅像剧院的池座一样，摆满了椅子，为听众留下了宽阔的通道。但是在最初几分钟的惊奇之后，开始了最无聊的问题和声明：“我们也许还不想听朗诵呢……我们是付了钱的……公众受到无耻的欺骗……主人是我们，不是伦布克夫妻！……”总之，好像放他们进来就是为了干这些事情的。我特别记得一次冲突，在这次冲突中，昨天早上在尤莉娅·米哈

伊洛芙娜那里的那位外来的、领子竖起看来像木偶似的小公爵，表现出色。他由于她的坚决请求，也同意在左肩佩上花结，成为我们的干事之一。事实表明，这个装了发条的无声蜡像虽然不会说话，却会按他自己的方式采取行动。一个人高马大的麻脸退役大尉在一群跟随在他后面的各种败类的支持下纠缠住他，问他：去小吃部怎么走？——他向街区警长眨眨眼。他的指示立即执行：不管醉醺醺的大尉如何谩骂，他被人从大厅里拖了出去。这时“真正的”听众终于开始来到，沿着椅子的三条通道排成长长三行。混乱开始平息，但是听众，甚至最“纯正的”听众，也流露出一丝不满和惊诧的神色，有的女士简直感到恐惧。

最后，大家都就座了；乐声停止。人们开始擤鼻涕，四周张望。他们以过于庄严的神情等待着——这本身往往是不祥的征兆。但是“伦布克夫妻”还没有到来。四面八方都是熠熠发光的绸缎、丝绒、钻石，空气中弥漫着香气。男人们佩戴着所有勋章，有几位老人甚至穿着官服。最后，贵族长夫人也来了，是同莉扎一起来的。莉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装华服，光彩照人。她的头发做成发卷，两眼炯炯有神，笑容可掬，她显然引人注目；人们上上下下端详她，交头接耳议论她。据说，她曾扫视全场，寻找斯塔夫罗金，但是无论是斯塔夫罗金，还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都没有在。我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的表情：为什么这张脸上焕发着那么多的幸福、喜悦、神采和力量？我想起了昨天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伦布克夫妻”还没有来。这已经是一个错误了。我后来得知，尤莉娅·米哈伊洛芙娜一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在等待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最近她少了他简直寸步难行，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想顺便插一句，在昨天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推辞掉干事的工作，这使她很伤心，她甚至都落泪了。使她奇怪，后来又使她十分困惑的是（我把后来发生的事件提先在这里说说），他一整天不见踪影，根本没有来出席文学朗诵会，直到晚上谁也没有遇见过他。最后，听众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台上也没有一个人露面。后排拍起手来，就像在剧院中一样。老人和太太们皱起了眉头：“伦布克夫妇”显然太自大了。甚至在最可敬的一部分听众中，也毫无根据地悄悄耳语：“游乐会也许真的举行不成了，伦布克本人也许真的病了，”等等，等等。但是感谢上帝，伦布克夫妇终于来了：他挽着她的胳膊进来；说实话，我也十分担心，怕他们不来。但是，臆测终于崩溃，真理终于胜利。听众似乎松了一口气。伦布克本人看来十分健康，我记得，大家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因为可以想象，有多少双眼睛瞧着他。为了说明我们社会的思想状况，我想指出，总的说来，在我们上层社会中很少有人认为伦布克有什么患病的迹象；大家认为他的行为完全正常，对他在昨天早晨广场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甚至表示赞许。“新官上任，就该这样，”显贵们说。“要不然，新来时讲仁爱，结果却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措施，没有看到，这些措施对仁爱本身而言是必要的。”至少在贵族俱乐部里是这样议论的。他们只谴责他在处理这件事时发了火。“应该冷静一点，不过也难怪，新手嘛。”一些内行人说。所有人的目光也同样专注地盯着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当然，谁也没有权力要求我这个叙事者在某一点上讲出过于精确的细节，因为这是秘密，这是女人，我只知道一点：昨天晚上她走进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书房，跟他待在一起，一直到半夜以后很久。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得到宽恕和抚慰。夫妻俩对所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一切不快都被忘却，在解释结束时，冯·伦布克回

忆起前天夜里那主要的最后的一幕，惊恐万分，终于跪了下来，这时，夫人的纤纤素手，然后是樱唇，阻止了这位骑士般体贴而又感动得浑身虚弱的人热烈倾诉他的忏悔之情。大家都看到她脸上的幸福。她神情开朗，衣着华丽。似乎她的愿望都已得到满足；游乐会——她的目标和策略的顶峰——已经实现。在他们走向台前的座位就座时，伦布克伫偻向大家颌首致意，回答别人的问候。他们立即被人包围。贵族长夫人站起来迎接他们……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糟糕的误会：乐队无缘无故地骤然奏起了迎宾曲，——不是什么进行曲，而只是宴会上的迎宾曲，我们在俱乐部里举行正式宴会祝某人健康时演奏的那种迎宾曲。我现在知道，这是利亚姆申以干事的身份搞出来的，似乎是为了向进来的“伦布克夫妇”致敬。当然，他总是可以推托，这是因为他愚蠢或者过于热心的缘故……唉，我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根本不考虑什么推托之辞，今天他们要一举结束一切……他们不仅奏了迎宾曲；正当公众困惑和讪笑的时候，大厅的后面和上敞廊里传来乌拉声，似乎也是向伦布克致敬。声音不多，但是，说实话，却持续了一段时间。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生气了，她的两眼闪着怒火。伦布克在自己的座位边停了下来，向呼声传来的方向转过身去，威严地扫视大厅……人们赶忙请他坐下。我又注意到他脸上那种危险的笑容，昨天早晨在他妻子的会客室里，在他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走过去之前，他站在那里瞧着他，脸上正是带着这种笑容，这使我害怕。我觉得，在他脸上有一种不祥的表情，而最糟糕的是，还有点儿可笑——这是一个为了迎合他妻子的崇高目标、不顾一切、牺牲自己的人的表情……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招手把我叫了过去，小声叫我赶快去找卡尔马济诺夫，请他开始。但是我刚转身，就发生了另一件丑事，不过比上一件